大运河

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宗建玲 技术编辑 崔敏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18 非遗——辛安庄民间音乐会
19 花园——初雪
20 悦览——多做事，少说话，早点睡

走进沧州古城遗址①

沧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。时光斗转，沧桑巨变，如今很多古迹、古城已经渐渐消逝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之中。但是历史文化却以各种方式保留在城市的成长中，沉淀为独特的记忆和标识。从今天开始，本报将开辟“走进沧州古城遗址”专栏，让这些沧州历史、沧州文化，重新唤起我们的城市记忆。

——编者

千年不朽古皮城

李俊英

周惠王十四年（公元前664年），山戎出兵万骑，攻打燕国。燕庄公抵挡不住，告急于齐。以尊周亲临为称霸方略的齐桓公，听从相国管仲的建议，暂停对楚国的征伐，回兵救燕，行至渤海之滨，筑城以缮皮革、制盔甲。休整完备，长驱直入北鄙，败山戎，灭令支，破孤竹，全弱燕之社稷，扬强齐之神威。齐桓公救燕一举，为他霸道张扬的一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为中华词库增加了“老马识途”这一成语，更为燕赵大地留下了一座至今仍被人瞻仰凭吊的古城——古皮城。

（一）

古皮城，因齐军于此糅制皮革而得名，原称皮城。因北去三十里章武境内有一座北皮亭，故得名“南皮”。

春秋时的古皮城，河川纵横，林草茂密，东行不远，即是波涛浩瀚的大海。城周围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，便于炼硝，而硝又是熟制皮革必不可少之物。可以想象，当年齐桓公率领千军万马云集古皮城时那如虹的气势，滚滚狼烟，猎猎旌旗，甲兵耀日，人喊马嘶。

兵士们调试鞍鞯，缝制皮靴战袍。燕国乃苦寒之地，而战争动辄经年，厮杀是那么惨烈。做足准备，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和对敌人不可或缺的攻击。

得胜而归的齐桓公告别惜惜相送的燕庄公，回到他的国都临淄。身后的皮城却没有因他的离去而荒废，更没有因齐国的消亡而泯灭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，改分封制为郡县制，于渤海边置南皮县。

秦王朝如璀璨一时的烟花，很快陨消。强大的汉王朝继之而建，区划上基本沿袭先朝的制度。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设勃海郡，古皮城属之。东汉延光元年（122年），移勃海郡治于古皮城。

自东汉至北朝东魏几百年间，朝代不断更迭，郡界及名称有所改动，郡治却一直设于古皮城未变。东魏以后，古皮城不再作为首府，但它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。

有资料可以证明，在唐朝时，这里仍然人烟稠密。古皮城废墟上遍布的灰、红陶（绳纹、方格纹、菱形纹）碎片，以及发现的釜内托、铜箭镞、唐三彩等文物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。陶、釜是古人日常所用器物，铜箭镞是兵器，而唐三彩则是代表唐代陶瓷艺术最高成就的世间珍品。

古皮城遗址位于沧州市南皮县城东北5公里处，城址呈方形，东西长465米，南北宽426米，面积19.8万平方米，北城墙残高3米—5米，厚20米，城四面有城门（缺口）宽27米—28米。远远望去，它如一座突兀的小山，静静地卧伏在平展无垠的大地上。

这座现代人看来不大的城池，有过流星一样的灿烂和辉煌，留下了一个个或激昂风流、或凄凉美丽的史实和传说。

公元200年，曹操于官渡一战大败袁绍。几个月后，袁绍病死，袁氏集团瓦解。曹操率兵北上，扫清袁氏残余。袁绍之子袁谭龟缩于南皮城，曹操久攻不下。袁谭寄希望于曹军粮乏自退。

（二）

一日天明，城外曹营忽现数垛粮草，遮以芦席，曹营人欢马跃。南皮城内顿时军心涣散，无心再战。曹操亲自击鼓，虎豹骑勇士奋不顾身，人与马如席卷而来的旋风，冲向南皮城。

袁谭弃城败逃，被虎豹骑勇士斩杀于马下。南皮墙头旌旗漫卷，大胜的曹军挥戟呐喊。曹操意气风发，策马飞驰在新征服的土地上。草深林密，兽走禽飞。曹操一日射雉获63头。回视一个个粮垛，曹军众人都笑了。原来那是曹操所用计谋，暗夜悄令军士垒土冒充粮草，以乱袁谭心智。现在古皮城南500米处有大土丘数个，传言即是曹操所筑假粮台。

以天下英雄自许的曹操班师南回，他的儿子曹丕来到了南皮。曹丕一来，风雅别致的魏晋史上，便有了南皮高韵这一千古韵事。那年那月，曹丕与吴质等文人宾客于南皮一游。“妙思六经，逍遥百氏”“弛骛北场，旅食南馆，浮甘瓜于清泉，沈朱李于寒水”，浮瓜沉李，令南皮乃至整个华北的夏天都那么清凉而美好。

想来，曹丕时的古皮城一定亭台楼馆雅净富丽、幽泉深井清澈甘甜。历代有心之人一次次地寻访古城，冀有所遇，却徒劳而返，摇头叹息：寒井在何处，古人曾胜游。我来只禾黍，青遍古城头。

（三）

古城北墙的东北隅，有一东西长41米、南北宽20米、高8.5米的土台，名望海楼。曾经的古城离海那么近，登上高高的楼台东望，天地苍茫，极目处隐隐可见大海幽蓝的涛光波影。红日从涛光里喷薄而出，明月从波影里荏苒而升，此番景状，能使每个人都会想起碣石沧海豪迈之情吧？

古城西土丘据称是石崇宅，有绿珠楼遗址。石崇宅或许为真，绿珠楼颇待商讨。绿珠，是西晋富豪石崇的宠妾。石崇，渤海郡南皮人，为官于洛阳等地，靠劫掠客商而暴富，其所建金谷园位于洛阳。石崇建金谷园的目的，一是为了夸富，二是为了讨绿珠的欢心。

出生于广粤的绿珠被石崇买来后，思念家乡。绿珠善吹笛、弹琵琶，石崇便于金谷园内建高楼，一来令绿珠吹弹其上，月夜花宵，袅袅如同天音；二来绿珠可以凭楼远眺，千山万水之外，家乡若隐或现。

石崇应该也会在家乡大建豪宅，但其一直为官在外，携绿珠于身边，置绿珠于家乡的可能不大，所以绿珠楼大约是后人加以古城的香艳附会。与绿珠楼相配，古城南边有一不大的土丘，丘旁竖有一块刻有“琵琶台”的石碑，传闻是绿珠弹琵琶处。跳楼而死的绿珠如此娇美而刚烈，令人惋惜感佩。

清郑板桥曾骑驴寻至古皮城，见荒草迷离，心中怅惘，口占一绝：古往今来岁月深，季伦遗址慢登临。绿珠楼下香魂杳，径尺珊瑚何处寻。

有意思的是，古皮城西还有一处遗迹：范丹居。范丹，一作范冉，字史云，出生于陈留（今河南省民权县），东汉名士，遭党锢之祸，遁逃于梁沛之间，不得匡世济时，卖卜为生，时绝粮断炊，但处之泰然，民谣赞曰：甑中生尘范史云。

范丹一生，似乎与南皮没任何瓜葛，古城怎么会有他的居室呢？这还要从石崇说起。相传，石崇因女儿把衣服放于祭神台，一怒赶走了她。女儿离开家门，告诉所骑之马，它停之处，即是自己所嫁之家。马停在一破败草屋前，屋中所住之人正是范丹，于是，巨富的石崇之女嫁了巨穷的范丹，且一生不离不弃、不嫌不怨。古皮城既然有石崇宅、绿珠楼、琵琶台，那么，有范丹居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南皮坊间还流传着一个神话，虽然老套得掉牙，但人们仍然津津乐道。一个书生，暮至古城，见一户人家，灯影朦胧，拍门求宿。开门者乃娉婷少女，低眉含笑，两人相视，不觉生情，屋中二老，皆温和可亲。

天明，书生告别起程。后返程再至，正日白天明，只见一丘荒草，哪来半间茅舍。那日所遇，原是狐仙，书生怅然而去。人们明知此事非真却口口相传，我想一是对读书人的看重，二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，三是对善良的相信，这善良不仅人有，即使动物也心存善念。

（四）

古皮城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逐渐废弃了，但发生在古皮城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却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，代代延续、历久弥新。

南皮人对这座古城寄予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啊，这感情不是像其它一些地方，在遗址上又挖又建，美其名曰恢复从前的状貌。非其时、非其事、非其感情和生活，从前的状貌如何恢复得了！没有人舍得拔去老奶奶头上的白发，让她看上去年轻、鲜亮，对永远不能复原的古迹古物，也应该这样啊。真正的保护与尊重，就是不破坏、不伪造，就是以其岁岁年年遗留下来的风貌，不掩不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，任人怀想，任人吊慰，发出最深沉的感叹和最真诚的赞美。

南皮人正是这样做的。沧桑的古城上，不种庄稼，任野草一季季荣枯，人们只在古城四周挖了一条四五米深的水沟，以浅浅的水拥护住这建于三千年前的城池。